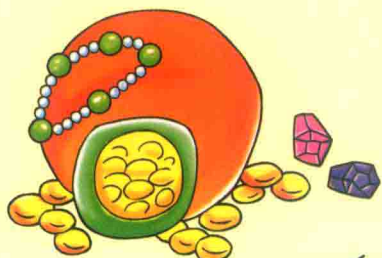




中宣联合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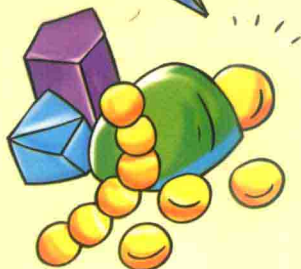


World Youth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所罗门王的宝藏

SUO LUO MEN WANG DE BAO ZANG

◎[英]哈格德 著 ◎李光辉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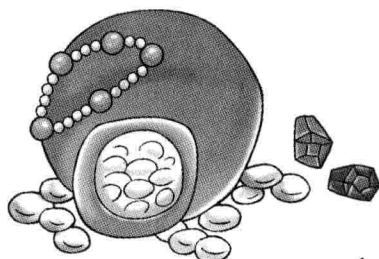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中吉联合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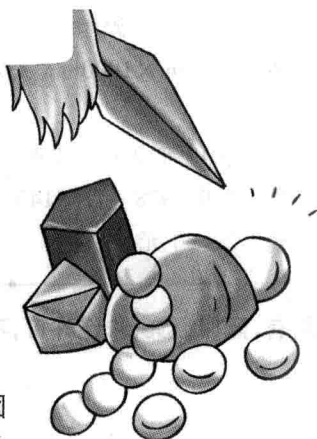
World Youth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所罗门王的宝藏

SUO LUO MEN WANG DE BAO ZANG

○[英]哈格德 著 ○李光辉 编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罗门王的宝藏 / (英) 哈格德 (Haggard, H. R.) 著 ; 李光辉编译.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43 - 1336 - 9

I. ①所… II. ①哈… 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 缩写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2096 号

作 者 哈格德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1336 - 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是父母心中的天使，是充满快乐的精灵。小学阶段更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孩子成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为了让孩子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享受更加丰富的学习乐趣，我们策划了本丛书！

从小让孩子多读课外书，对培养孩子健康的心态和正确的人生观无疑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语文课程标准》公布以来，不少富有敬业精神、有才干的教师，在他们的教学中，担当起阅读教育的重担。他们在严谨的选材中，利用丰富的文学资源，向学生推荐了大量优秀的课外读物，实施了以“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为重要内容的阅读教育。大千世界充满了丰富的知识。阅读能丰富小学生的语文知识，增强阅读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开阔视野，增长智慧。阅读本丛书，能够让孩子享受到阅读的快乐，激发起更浓厚的阅读兴趣，孩子的生活将充满新的活力与幸福！本丛书精选了世界名著和中国经典书目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培养小学生理解能力、记忆能力、创造能力的最佳课外读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把世界上流传甚广的经典童话、寓言等也尽收其中，并将这些文学作品重新编写审订，使作品在不影响原著的基础上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在丰富他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本丛书通过科学简明的体例、丰富精美的图片等有机结合，使小读者不仅能直观地领略作品的精髓，而且还能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愉快体验。希望本丛书能成为孩子生活的一缕阳光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能成为一丝雨露滋润孩子纯净的心灵。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偶遇亨利·柯蒂斯	1
第二章 所罗门王宝藏的传说	10
第三章 乌姆宝帕加入队伍	18
第四章 猎象	27
第五章 挺进广袤沙漠	35
第六章 水！水！	46
第七章 所罗门大道	56
第八章 进入库库安纳王国	69
第九章 特瓦拉国王	76
第十章 巫师大搜捕	87
第十一章 通月显灵	99
第十二章 备战	110
第十三章 进攻	118
第十四章 灰军的最后一役	125
第十五章 古德病重	139
第十六章 死亡密室	148





第十七章	所罗门的宝库	156
第十八章	放弃希望	165
第十九章	向伊格诺希告别	175
第二十章	重逢	182

第一章 偶遇亨利·柯蒂斯



去年 55 岁生日时，在我身上出现了一件怪异的事情，我居然拿起笔来尝试记录历史。我不清楚自己需要把这次已经完成的旅行写成什么样的一段历史。可能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我的一生是漫无边际的一段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做过很多事情。当其他男孩子还在读书时，我就开始在老殖民地做贸易以维持生活。我做过交易、打过猎、参加过战斗，之后甚至采过矿。可是，仅仅在八个月前我才有了钱。这是一笔巨大的金钱，虽然我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有多大，虽然我已经得到了它，所以我想自己不用再去为获得它而经历过去 15 或 16 个月的事实了。即使我清楚最终自己会安定，会得到大量财富，我也不会再次进行这样的旅程了。因为我是一个胆怯的人，不喜欢暴动，而且非常反感冒险。我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写这本书，这并不合适我的生活习惯；我也不是一个文艺创造者，即使我对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和《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情不自禁。我现在就举几个列子吧，当然只是为了说明我确实有一些原因来写它。

第一个原因：由于亨利·柯蒂斯爵士和约翰·古德上学校要求我来写这本书。

第二个原因：由于左腿疼痛，我一直在非洲的德班生病卧床，为了打发时间而写这本书。自从那只该死的狮子伤害我之后，我就留下病痛，经常寝食不安，非常难忍的疼痛使得我比平时更加虚弱。肯定





是由于狮子的牙有毒，否则的话，伤口刚刚康复怎么又裂开来呢？像我这样一个以前猎杀过 65 头狮子的人，居然会被第 66 头狮子像吃烟叶似的咬伤了腿，这正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件事情破坏了常理，我是一个规矩的人，不喜欢过这样的日子。

第三个原因：我想把这个经过记录下来给我的孩子海瑞读。由于他想成为一名医生，现在伦敦医院里学习。医院的生活乏味，非常枯燥，有时甚至会解剖部分死尸，让人恶心。我想要他有一些高兴的事情，好让他一周左右不闹事。而这个历史记载并不平淡，不管它会怎样，都会让海瑞在朗读我们的冒险时能够放松一会儿。

第四个，也是最终一个原因：由于我要讲述的是一个自己回忆中最为怪异的故事。这个故事看起来非常怪异，尤其是故事中除了福乐塔以外，没有其他女人存在。不，还有卡古尔，假如她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恶魔的话。至少她不是一个合适结婚的人，所以，我不把她计算在内。不管怎样，我敢肯定地说，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条“裙子”存在。

好，我马上就要讲这个经过了，但从哪里讲起感觉有点困扰。不过，还是开始吧。

我是德班人艾伦·夸特曼，一个出生于纳塔尔的绅士，我盟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在当地法官前面为可怜的科伊瓦和文特沃格乐的死去作证。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用它来作为一本书的开端看上去不太适合。此外，我是一位绅士吗？绅士应该是什么模样？我不是很知道，但我仍然不能不与黑鬼发生关系，不，我得把“黑鬼”这个词去掉，因为我不喜欢这两个字。所以，海瑞，我的孩子，你会说，在你开始讲这个经过前，我已经认识当地人，他们是绅士，我还认识领着很多钱刚从家里出来的无耻的白人。

但不管怎样，我天生就是一个绅士，虽然我的一生除了做过商人和猎人外，什么也没有尝试过。我是否还保存着这些原因，不太清楚，你可以对这作出评价。上帝知道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在我的一生中，我杀了很多，所以我从来没有杀过没犯罪的人，我的手上从来没有沾过无辜人的血，杀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上帝给了我们生命，我想他希望我们去保卫他们，至少我经常是这样做，我希望在我的有

生之年不会再遇见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残忍而邪恶的世界，对于一个胆怯的人来说，我也曾经卷入过杀场。我不能说它是对的，但不管怎么样，我没有偷窃过，虽然我曾经从一个卡菲尔人手中诈骗了一群牛。但是，后来他也对我进行了无耻的报复，从那时到现在，这件事一直令我十分苦恼。

从我第一次碰见亨利·柯蒂斯爵士和古德上学校，到现在已经大概有18个月了。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巴芒瓦图猎象，运气非常差。在旅行中，所有好像都出了毛病，最闹心的是，我还发起了高烧。病刚好转，我就开始向钻石矿区艰苦行进，卖掉了所有的象牙、货车及牛群，瓦解了我雇来的猎手，搭乘一辆邮政车到了开普。在开普镇住了一周，我感觉宾馆里的要价太高，再加上也看了不少的东西，包括植物园和新的英国国会大厦，因此我决定乘坐敦克尔号回到纳塔尔。于是，我在码头上等候来自苏格兰的爱丁堡号船。午饭过后，从爱丁堡城堡来的纳塔尔乘客在此换船，我们也登上船，驶入大海。

在甲板上的人中，有两个人引发了我的思考。一个是大约30岁的男士，他是我看见过的胸膛最宽阔、手臂最长的人。他头发呈金黄色，同样金黄的胡子十分茂密，面部轮廓明显，大大的灰色眼睛凹进去。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俊俏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我就想起了一个古代的丹麦人。我并不清楚多少古代的丹麦人，即使我知道一个现代丹麦人让我丢失了10英镑，但是我记得以前看过那些男士中的一些人的图像，我是说祖鲁族白人。他们用大大的牛角喝酒，后背飘着长长的头发。当我看见靠着升降梯站着的这位朋友，就想假如他再高一点，在宽大的肩膀上再穿一件链条风衣，拿起一把大战斧和一只牛角杯，他简直就可以当作那副画的模特了。接着说一下，这是一件新鲜的事，只是为了说明血统是怎样出来的。后来，我知道亨利·柯蒂斯爵士的确拥有丹麦血统，他也让我强劲地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但是那时我又想不起是谁了。

站在那里和亨利爵士谈话的另外一个人又矮又胖，皮肤黝黑，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我马上就猜想他是一位海军军官，即使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你很难不把他看成一名海军官员。在一生中，我以前和几个这样的人打过猎，他们是我碰见的最优秀、最勇敢和最正派的人，





即使让人遗憾的是，他们中间有人有时会出言不逊。我以前问过一两次什么是绅士，现在我就来回答这个答案：总的来说，皇家海军军官就是绅士，即使他们中间会有一些废物。我认为只有宽广的大海和神的狂风才能够激荡起内心的痛苦，吹走思维中的黑暗一面，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绅士。

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次说明我说的话。这个皮肤黝黑的人是一个31岁的海军领导，在服役17年后，他从指挥官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由于他已经不可能再提升了。这就是那些为女王服务的人不能不遭遇到的不好意思：当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工作、到达人生的最高点时，就不能不被扫地出门，回到冷漠的世界中寻找谋生之路。我想他们没有发现到这一点，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当一个猎手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可能半个便士的价值非常少，但是还有你不会被扫地出门。

检查乘客名单后，我知道了这个军官的名字，他叫古德——约翰·古德上校。他的模样是宽肩膀，中等身高，皮肤黝黑、非常健康，看上去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他身着干净整洁，胡子刮得利利索索，右眼总是戴着眼镜，看上去似乎长在上面似的。由于没有绳子，除了擦拭它时，他从来不把眼镜摘下来。开始时，我认为他习惯戴着眼镜睡觉，但后来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休息时，会把眼镜摘下来，和假牙一起放在裤子口袋里。

我们出发后不一会儿，夜幕降临，坏的天气也到来了。从陆地上刮来刺骨的寒风，雾霭厚重起来，人们纷纷走开了甲板。敦克尔号是一个平底船，这时，船上的灯光亮了起来，船在风浪中用力地摇摆着。看上去它好像总想稳稳当当地行走，但是做不到。为此我站在暖和的引擎旁边，开心地观察着我对过的钟摆，当船摇摆时，它慢慢地前后摇晃着，每一次倾斜它都自然成了一个角度。

“这个钟摆出问题了，它指明的方向有错误。”突然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向旁边看了看，才知道正是那个上船时就引起我注意的海军军官。

“真的吗？你为什么这么觉得？”我问。

“我就是这样觉得的，根本没有思考。如果指针向右转到了这个角

度的话，船就永远不会摇晃了，就是这样。虽然就像这个商船船长，他们总是这样不认真。”

就在这时，正餐的铃声响了。听到皇家海军军官关于这个主题的讲话，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我只清楚最恐怖的事情，那就是听到商船船长对皇家海军军官的天真观点。

我和古德上校一起去就餐，发现亨利·柯蒂斯先生已经就坐了。他和古德上校坐在一块儿，我坐在他们的对过。上校和我马上就聊起了打猎等之类的事情。他打听了我很很多问题，原因是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奇，我尽自己所能一一回复。不久，他就谈起了大象。

“啊，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大声说，“你算找对人了，艾伦·夸特曼可以告知你关于大象的任何事情。”

亨利爵士一直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听我们讲话，这时显然是吃了一惊，也开始讲话了。

“对不起，先生，”他把身子向前坐了坐，声音极小而厚重，在我听来，这声音正从他那巨型的肺里发了出来。“对不起，先生，请问你是叫艾伦·夸特曼吗？”

我说是的。

这个大人物不再说什么，但是我听到他在嘟囔“太幸运了”。

一会儿，正餐结束了。当我们走出公共大厅时，亨利爵士走过来说我可不可以到他的船舱里吸一会烟，我高兴接受。他把我带到了敦克尔号甲板舱房，这是一个十分好的舱房。船舱里有一套沙发，沙发前面有一张小桌子。亨利爵士让服务生拿来一瓶威士忌，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吸起了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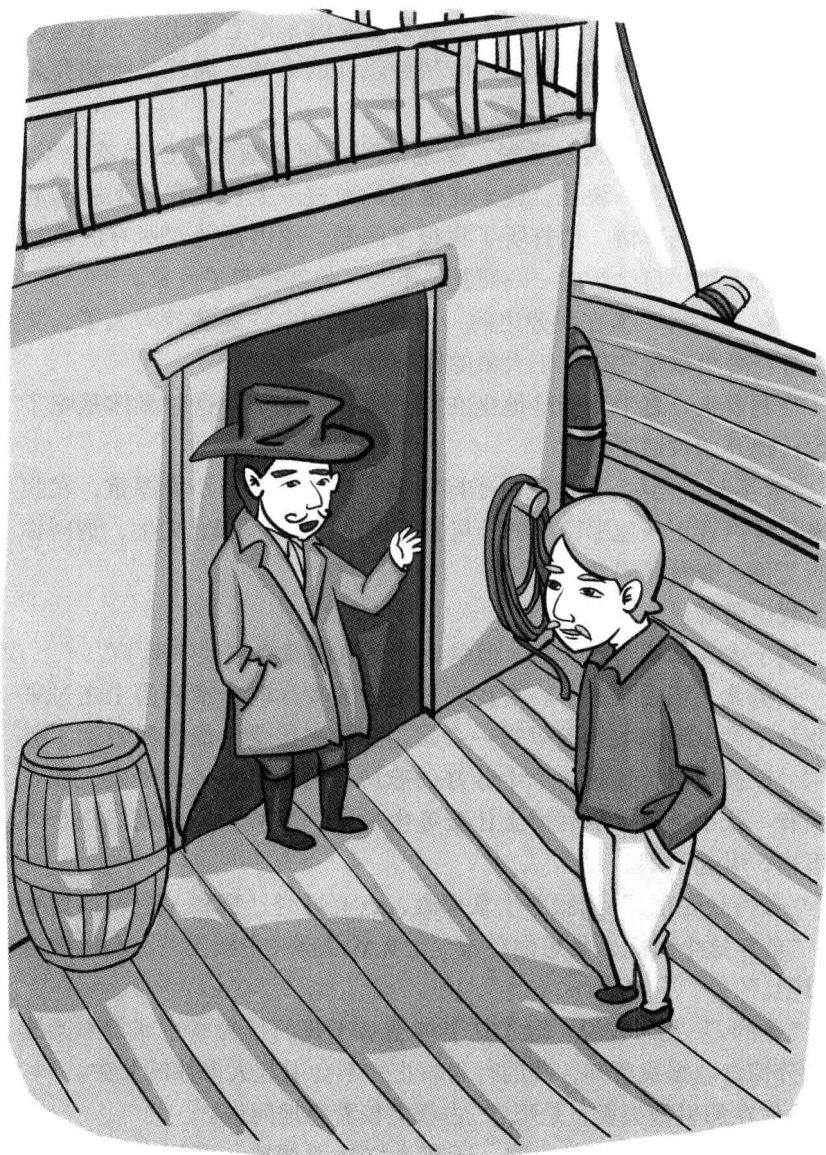
“夸特曼先生，”当服务生拿来酒，点上灯时，亨利·柯蒂斯爵士说，“前年这个时间，我想你在德兰士瓦省北部一个叫巴芒瓦图的地方住过吧。”

“是的，”我回答说。对于这个绅士对于我的行为举止非常熟悉感到十分惊奇。据我所知，我的行为举止并不会引起大多数的关注。

“你在那里做买卖，是吧？”古德上校着急地问道。

“是的。我运了一车货物，还在小村外面摆摊，直到卖完了所有货物。”





亨利爵士坐在我对过的马德拉椅子上，胳膊支在桌子上。这时，他昂起头，大大的灰色眼睛看着我。看得出，眼神中带有一丝古怪的着急。

“你在那里碰见过一个叫内维利的人吗？”

“噢，是的，他在进入内地之前，曾经在我旁边卸下牛身上的工具，休息了两个礼拜。几个月后，我接收了一位律师的来信，问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时我尽我所能把所有清楚的事情都在信中作了答复。”

“是的，”亨利爵士说，“你的信已经邮寄给我了，你说那个叫内维利的绅士5月初和一个车夫、一个放牛群的男孩、还有一个叫吉姆的卡菲尔猎人坐四轮马车离开了巴芒瓦图，他还说可以的话，他打算把货物拉到因亚提，相当于马塔贝列乡间最远的贸易市场，在那里卖掉货车，然后走路继续前行。你还说他的确卖了货车，由于六个月后你在葡萄牙商人那里看到了这些货物和货车。那个商人还告诉你，他在因亚提从一个门人那里得到的，他忘了白人叫什么名字了，他觉得这个白人和土著仆人出发到内地打猎去了。”

“是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夸特曼先生，”亨利爵士突然说，“我猜测你知道或者能够想到更多内维利先生向北旅游的原因吧？或者他旅游的目的地是哪里吧？”

“我听到过些，”我回答说，然后就不再说了。这是一个我非常不想讨论的话题。

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互相看了看，随后古德上校答应了。

“夸特曼先生，”亨利爵士继续说，“我计划给你讲一个故事，向你寻求一些意见，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忙。那个向我邮寄你的信的律师告知我，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是可信的，”他说，“由于你在纳塔尔闻名遐迩，受到大家的敬爱，尤其是你的判断力人人都清楚。”

我躬了鞠躬，喝了一些兑水的威士忌来伪装自己的害怕，因为我为人向来低调谦虚。

亨利爵士接着说，“内维利先生是我的兄弟。”

“噢，”我说，刚开始遇见亨利爵士时，他以前提示过我。他的弟





弟是一位个头矮小，胡子漆黑的人，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发觉他拥有和他哥哥一样的灰色眼睛和犀利的眼神，还拥有十分相似的面庞。

“他是，”亨利爵士接着说，“我惟独的弟弟，5年前，我曾未有想到我们会相互分开，哪怕只离别一个月。接着，就在5年前，不幸来到我们身上，就像天灾经常会来到在某个家庭中一样。我们争吵了一顿，那时我正在火头上，所以对我弟弟十分不公平。”

此刻，古德上校用力地点了点头，就在那里，船突然用力摇摆了一下，一时间装在我们对过右舷上的镜子似乎晃到了我们的头顶地方。我坐在那里，手放在兜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面，我能看到他使劲地点着头。

“我猜测你知道，”亨利爵士接着说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下遗书就死了，除了土地——在英国称作不动产除外没有任何财产，那么一切的财产都会由孩子中老大继承。碰巧就在我大吵时，父亲没有写下遗书就走了。他一直延迟着没有立遗嘱，最后已经来不及了。结果我的弟弟还没有学到本领，没有得到一分钱就离开了。当然，养活他是我的责任，可因为那时我们之间争吵得非常严重，我没有主动去做任何事情，说到这些我感到十分惭愧（他深深地叹口气）。并不是我不能公平地对待他，而是因为我等着他主动退步，但是他始终没有。十分抱歉让你浪费精力听所有这事儿，夸特曼先生，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说清楚，对吧，古德？”

“是的，确实是这样，”上校说，“我相信夸特曼先生会对这段经过保密的。”

“是的。”我说，我对于自己的警惕行事颇为自信，就像亨利爵士听说过的，在这方面我的确有些名声。

“好吧，”亨利爵士接着说，“当时，我的弟弟账上有几百英镑，他从未跟我打招呼就取了出来，然后用了内维利的名字，出走去南非，热烈地希望在那里发财致富，这是我将来才得知的。三年过去了，他杳无音信，即使我写了好多信去找他。毫无疑问，他从未收到这些信，可是，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担心他，夸特曼先生，我发现血缘浓于水啊！”

“这确实是真的。”我说，我想到了我的孩子海瑞。

“夸特曼先生，我乐意拿出我一半的财产去寻找弟弟乔治，我希望我唯一有的亲人安全健康，我能够再见到他。”

“但是可能再也找不到了，柯蒂斯。”古德上校看了看这个大人物，突然说。

“是的，夸特曼先生，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急切地想知道我的弟弟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活着的话，我要把他接回家。我开始进行一些查询，你的信就是查询的一个结果。就现在来看，情况还是令人高兴的，只要按照这个线索，肯定会得到结果，它说明至少最近乔治还活着，可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所以，长话短说，我决心走出去，亲自去寻找弟弟，古德上校人非常好，乐意和我一起去找弟弟。”

“是的，”上校说，“你明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我在海军部的位置已经倒了出来，拿一半薪金也能活。现在，夸特曼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知道或者你听说过那个叫内维利的绅士的信息吗？”





第二章 所罗门王宝藏的传说



“你在巴芒瓦图时发现没发现什么关于我弟弟旅游的消息？”在我回复古德上校前，我停下来去装烟斗时，亨利爵士问道。

“我听过这事儿，”我回复说，“但直到至今，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事儿，我听说他将要去寻找所罗门宝藏。”

“所罗门宝藏？”两个人突然一起吃惊地问道，“它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传说中它们的位置。从前我曾经看见过宝藏旁边的高峰，但是我和那些山顶距离有130英里，中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除了一个人以外，我还从未有听说哪个白人曾经活着穿过这片沙漠。但是我顶多也就是告知你我所知道的有关所罗门宝藏的传文吧。可是不经我同意，你们不可以把我说的这些话告知给任何人，你们可以做到吗？我这么要求有自己的想法。”

亨利爵士答应了，古德上校说：“当然，当然没有问题。”

“可以吧，”我开始说起来，“可能就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猎象人都是粗人，他们不可以让自己沦落到那些与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举止无关的事情里。但是，你可以到处都会碰到一部分人，愿意去搜集那些流传在土著民族中的一些传说，试着从这片黑土地上挖掘一小段历史。大约30年以前，我就碰到了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第一次告知了我所罗门宝藏的传说。那时，我首次在马塔乐贝乡间猎象。那人叫埃文斯，这个可怜的人第二年就让一头受伤的野牛给顶死了，死尸被埋在了赞

贝西旁边。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在今天的德兰士瓦省的利登堡区狩猎角鹿和大羚羊时，我告诉埃文斯我看见了一些奇怪的采掘场，看到他们最近又来到这些采掘场勘查金矿，其实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些金矿了。他们在坚固的岩石间辟出了一条能过四轮马车的宽阔道路，直通向采掘场或隧道的入口。隧道入口处堆放成堆的准备冶炼的石英矿石，这说明那些矿工都是匆匆忙忙离开的，在离坑道 20 步远的地方是一幢美丽的砖石建筑。

“‘唉，’埃文斯说，‘我要告诉你一件比这更奇怪的事情，’接着，他告诉我他怎样在内地发现了一座荒废的城市，他认为那是《圣经》中的俄斐，顺口说一下，在可怜的埃文斯讲过后很久，其他更有知识的人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晓得，由于那时我很年轻，好奇心很强，乐于倾听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对古代文明和古犹太人或腓尼基人的财宝丢失在野蛮黑土地上的事情深深地感兴趣。突然，他问我：‘小伙子，你听说过位于马叙库伦布威乡间的所罗门群山吗？’我说我从未听说过。‘唉，好的，’他说，‘那是所罗门埋藏宝藏的真正地方，我是指他的钻石宝藏。’

“‘你是怎么得知的？’我问。

“‘我当然知道了！所罗门是什么，只是所罗门的堕落吗？马尼卡乡间一个老巫医也曾经告诉我，她说居住在那些山对过的人是祖鲁族的一部分，说祖鲁族语言。他们中间有一些优秀的男巫，从白人那里学会了冶炼技术，知道一个神妙的闪亮的石矿的秘诀。’

“嗯，那时我对这个故事付诸一笑，但因为那时那些钻石矿没有挖掘出来，我对它深深感兴趣。可后来，可怜的埃文斯去了那里，并死在了那里。20 年里，我从未去多想这件事。所以，20 年之后——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生们，一个猎象人平时干这个行业不会超过 20 年——有关所罗门山和在它外面的乡村，我听说了一些更正确的信息。我曾经去过马尼卡乡村外面一个叫斯坦达的地方，那里荒无人烟，找不到一点吃的，而且似乎没有什么猎物。恰好我在那里得了热病，情况非常糟糕。一天，一个葡萄牙人带着他的一个混血儿帮助他的人来到了这里。我很知道低层的葡萄牙人，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些粗鲁的家伙，但这个人却和我常常遇到的那些人完全不同，他彬彬有礼，很有

